

忆陈师母

唐梓洲

陈师母，名郑士宁，清华算学系郑之蕃教授长女，一代数学宗师陈省身先生的夫人。所谓师母，若论辈分，算是我的曾祖母。我自北大数学系毕业，即师从中科院李邦河院士和彭家贵教授攻读研究生，学习拓扑学与微分几何，两位老师都是吴文俊先生（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）的高足，而吴先生又是陈先生的爱徒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有幸参加南开几何拓扑学术年活动，初瞻师母懿范，即生敬仰之情。然近距离交往，已是十多年后在美国加州。

那是1997年暮春。我携太太由德国波恩赴加州伯克利数学研究所访问，因为有陈先生在这里，友人谓之曰“数学朝圣”。这所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机构是由陈先生创立的。太平洋西海岸北加州静谧的小城伯克利，与旧金山隔海相望。气候格外宜人，空气总是那么清爽，实属人间天堂。伯克利分校校园后有一山，山顶有一片房子，那就是数学研究所。从我办公室的窗户，可以远眺金门大桥。每天早上，流云从太平洋深处涌进湾区，及至晌午，虹销雨霁，天空湛蓝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每天下午两三点，陈先生都出现在研究所，由师母开车陪着来。师母虽已近耄耋，依然身着一袭素色旗袍，旗袍的领口和袖口都有精致的白色丝线绣花，显得仪态端庄，优雅大方。见我初来乍到，她嘘寒问暖。问我名字的每一个字怎么写，还问我太太的名字。她说：“记住这个倒是容易，想起观世音菩萨就好了。”说完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有一天，美国东部的藤楚莲教授来旧金山探访。师母邀我们到她家里相聚，知道我们没有车，就约好到附近一家超市等她。那家超市蔬菜水果品种丰富，商家总是把当天新上的货放屋子里面，隔天不太新鲜的蔬菜水果摆放在门口打折处理。我以为师母真的要在菜市场买



陈省身先生与夫人金婚合影，1989年摄于美国



作者（左）与陈省身先生的合影

许多东西，谁知她仅仅在门口买了一包处理的樱桃。我突然明白，她其实是专门开车来接我们的。我瞥了一眼那樱桃，有许多都烂掉了，便斗胆问了一声怎么不买屋里好一点的。师母说，他们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凡食品、用具都只买打折处理的。后来，也曾听陈先生说起过，家里如果能有一些积蓄，全靠陈师母勤俭持家。但陈先生夫妇却给各个研究机构 and 高校不知捐献了多少财物！陈先生获得首届邵逸夫奖的一百万美元，他们全部捐献给了数学机构。我这次来伯克利，除了有王宽诚教育基金资助外，陈先生还写了一个小纸条，让

我去财务部领了一笔生活补贴。

陈先生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，从那里也可以望见金门大桥，且距离更近。陈师母把车停好后，就去打开了草坪的喷雾龙头。她说旧金山干旱缺水，所以不用水管浇草，而是用喷雾，这样可以节约用水，而且每天都只开一小会儿。太太瞄准机会，给我和陈先生照了一个合影，这是我一生中跟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单独一起的唯一合影，弥足珍贵！但遗憾的是，师母那天忙着招待客人，跑进跑出一刻都不得闲，所以未有机会跟师母合影。追悔之情，绵延至今。

陈先生夫妇请藤教授和我们一起，到一家中餐馆吃午餐。师母跟藤教授聊得非常投机，因为藤教授曾经是陈先生的博士后。谈到陈先生在思考数学时的样子，师母以调侃的口气说：“他呀，一天到晚就在那里算呀，想呀，还用手比画什么，有时突然自言自语道，真奇妙呀真奇妙！依我看就像一个‘神经病’呢！”言毕她先大笑起来。师母风趣幽默的话也让在座的我们忍俊不禁。谁说不是呢，从阿基米德沉迷于几何题而被罗马士兵刺杀，到牛顿专心科研而水煮怀表当鸡蛋，大凡人对自己着迷的事业专心致志的时候，多少都有点“神经病”。

陈先生与师母虽然身在美国，但一直关注和支持国内数学界的发展，关心和爱护着每一个到访伯克利的中国数学家，改革开放后更是在中美之间不停地穿梭奔忙，直到完全回国定居南开。他们在一个四季如春的天堂般的小城生活了几十年，一下子回到一个冬有严寒夏有酷暑的地方，得下多大的决心啊！南开数学能有今天的气势，中国数学能有今天的辉煌，人们不会忘记陈先生背后那个默默奉献的陈师母。



作者简介：

唐梓洲，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本文原载于2021年4月16日出版的《天津日报·满庭芳》，本刊获授权转载。